

識

惠康野叟撰

餘

第三冊

進步書
局校印

狄遵度字元規。樞密直學士樂之子。敏慧夙成。當楊文公崑體盛行。乃獨為古文章。慕杜子美韓退之之句法。一夕夢子美自誦其逸詩數十章。既覺。猶記其兩句云。夜卧北斗寒。捫枕木落霜。拱雁連天。因書其後曰。子美有耶。果亡耶。其肯為余來哩。誦人未知之者。俾予知耶。觀其詞。蓋非它人所能為。真子美無疑矣。遵度因足成其詩。號佳城篇。不幸年二十。為襄城簿而卒。詩云。佳城鬱鬱鎖寒煙。孤雛乳鬼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捫枕木落霜。拱雁連天。浮雲西去伴落日。行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口口尚在。肯與螻蛄論大年。

劉路左車。嘗收唐人新編。當時人詩朋存老杜數十首。其間用字皆與今本不同。有送惠二過東溪詩。集中無有。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黃天無老眼。空谷滿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林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

曾阜為蘄州黃梅令。縣有峯頂寺。去城百餘里。在亂山羣峰間。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間小榜。流塵昏晦。乃李白所題詩也。其字亦豪放可愛。詩云。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

茫此非世人語也。少游嘗手錄其全篇。少游叙云。觀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詩云。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昔我飛骨時。慘見富室墳。青松靄朝霞。縹緲山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念此一脫洒。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尋流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紫。靈文爛煌煌。嚙服十二環。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道我纍纍珠。靡非明月光。勸我穿絳纓。繫作裙間襠。揖子以疾去。談笑聞餘香。

王平甫年十一。過洪州府滕王閣詩。蓋其少成如此。又再賦一首。叙其事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層城樹密千家笛。江渚人孤一葉舟。悵望滄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十四歲再題一首。其序云。予始年十一時。從親還里中。道由洪州。泊滕王閣下。俯視山川之勝。而求士大夫所留之詩。凡百餘篇。自唐杜紫微外。類皆世俗氣。不足矜愛。乃作一章。榜之西楹。後三年客淮上。思其幼時勇於述作。不自意其非也。輒改作一章。以誌當時之事。其舊者往

往傳於江西。今故併存之。詩云。地勢遠迂徐孺亭。窮南有客兩曾經。簷前燕雀鳴相
關。潭裏蛟龍困未醒。亂竊蒼茫侵樹色。驚濤浩蕩失天形。當時好景無同賞。對此悲
歌孰為聽。

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兒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於京
口。絕非頃時之容態。感之作詩云。十載芳州撫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
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黃子思云。余嘗守官咸陽縣。解之後臨渭河。汀嶼中。連歲秋有孤雁來。棲于葭葦中。
今歲冬深不復至。或已在縉戈。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為詩。題亭壁云。天寒
霜落雁來棲。歲晚川空雁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沾衣。

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與魯直天啟會於伯時齋舍。錄鬼仙所作。或夢中
所作。嘗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為鬼物所引入墟墓間。皆鮮華洞戶。忽為劫墓者所驚。
遂失所見。但云荒花半落。松風晚清。又錄鬼詩云。江上檣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
重。老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檣竿笑殺僧。又云。爺娘送我青風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
時刺綉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又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買塵。還山

弄明月。又云。卜得下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又云。浦口潮來初
渺漫。蓮舟浴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來更折看。又云。忽然湖上片雲飛。
不覺中流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又云。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
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

熙寧中。魯直入宮。教余兄弟伯父五開府。酒餘脫淺色香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
云。疊送香羅五色衣。看來香氣入書幃。到家慈母驚相問。為說王孫脫贈時。

張文潜作七夕歌。為東坡所稱。詞云。人間一葉梧桐飄。尊收行秋回斗杓。神宮召集
役靈謁。直渡天河雲作橋。橋東美人天帝子。機杼年年勞玉指。織成雲霧紫綃衣。辛
苦無懼容不理。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下嫁牽牛夫。自從嫁後廢織紵。綠鬢雲鬟朝
暮梳。貪懼不歸天帝怒。謫歸却踏來時路。但令一歲一相逢。七月七日河邊渡。別多
會少知奈何。却憶從前恩愛多。忽忽離恨說不盡。燭龍已駕隨羲和。河邊靈官曉催
發。令嚴不管輕離別。空將淚作雨霽霽。淚痕有盡愁無歇。寄言織女若休歎。天地無
窮會相見。猶勝嫦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

東坡於閨中驛舍。見一詩錄之。不知誰氏子作。後聞乃姚嗣宗詩云。欲掛衣冠神武

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

一道人敗道後作詩云。瑤峰一別杳難期。消渴從教醉枕欹。不信丹青能畫得。五更燈暗月來時。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侍制。亦善作小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霜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是一生愁。

參寥杭州城外題小詩云。城隈野水綠逶迤。裊裊輕舟掠岸過。欲採芸蘭無覓處。野花汀草占春多。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團茶。予題其封云。色映宮娃粉。香傳漢殿春。團團明月魄。却贈月中人。

高力士責在驩州。詠薺菜詩。為魯直所稱云。兩京作芹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

元微之敗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

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樓。謝師厚作襄伴。聞營妓與二骨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句云。寄與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樓。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較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藏排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

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笑。東坡代答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西向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元豐末。有以王介甫罷相歸金陵後。資用不足。達裕陵睿聽者。上即遣使以黃金二百兩就賜之。介甫初喜。意召已。既知賜金不悅。即不受。舉送蔣山修寺。為朝廷祈福。裕陵聞之不喜。即有詩云。穰侯老擅關中事。嘗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聞車馬便驚猜。之句。此未能忘情在丘壑者也。

嘗讀岑嘉起作吉山影響錄。載李林甫創一堂。有如月之形。名曰却月堂。欲破人家。

族則入堂精思極慮。既而出堂。即人家被戮矣。夜有毛人鋸牙鉤爪。以手戟林甫而怒逐之。後有斷棺之禍。惡之者有詩云。却月堂中喜色新。明朝應有破家人。祿山反噬家還破。須信難欺是鬼神。或有大臣獨任國柄者。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念念害物。處處殺人。非止一月堂而已也。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潁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傳欽之。胡完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坡云。今日為本殿燒香。人多留住。坐客大笑。錢形肖九子母丈夫也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燕後子華新寵當舞。舞罷。為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憚。久之呼出。持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窗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遶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上句記姓。下句書蜂事。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嬈賴故云耳。客皆大笑。

魯直嘗言髯多人。疎秀者必貴。密而瘦短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貴道。皆無鬚。每指鬚多者為中相法。晉卿尚貴主。嘗過鞏洛間。道傍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及觀神像。兩眼外皆髭也。晉卿作詩寄貴道云。代梁

繼李號良圖却感歌兒便喪軀。試拂塵埃覘遺像。元來滿面是髭鬚。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球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繁張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

圓通禪師秀老。木關西人。立身峻潔。如鐵壁。得法於義懷禪師。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根牢髻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東坡遊廬山泉。閱留題百餘篇。愛遵老一偈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口盡。我方清冷混常流。坡戲作一絕云。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

熙寧中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於壁。自稱回山人。東老送出門至石橋上。先渡頭數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呂先生也。詩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七年坡過晉陵。見東老之子。能道其事。時東老已歿三年矣。坡為和其詩。

晏公稱國初李度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東坡云。僕為吳興守。有游飛吳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蓋山不見。瓦草木自蒼然。非吳越不見此景。

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一宮人引行。見風吹裙帶在笏上。有詩云。百疊猶猶水皺。六銖纚纚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脫絲鞋。令坡銘之。坡即書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曾子固曰。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妓甚眾。題其名曰靈芝宮。邀之者欲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迎之。至此恍惚夢覺。時禁中已鳴鐘。平甫頗自負不凡。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訃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曰。然。昔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侍樂天之宮。樂天為詩以誌。與平甫之夢蓋相似。二人皆天才逸發。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蓋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為之書。

余往在中都。見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下云馮延巳三字。詩中復云聖壽南山永同。恐延巳作也。詞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雞鳴。平空催啓五門金鎖。猶垂

三殿珠櫳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詞作閨怨。寄陳季常去。此曲奇妙。勿安與人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慙。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來解幽愠。低雲鬟。眉峰斂。暈。牆和恨。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明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悽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相召與二歐飲。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詞云。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共離人照斷腸。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塞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眾已驚愕。謂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測。空有遊魂遍九州。丞相秦公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有死者。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題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績。沖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

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壽。崔劼。溫良畢。少遐詠。賽贈其詩曰。蕭
蕭一曰風簾舉。依依可想。壽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
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
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凍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為狐。應是字錯。少遐
曰。是狐性多疑。鮑性多豫。狐疑猶預。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
之一長。狐疑鮑預。可謂獸之一短也。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歷中板襖之勝也。曾有
人折其一枝者。公曰。何為傷我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軍尹孝逸曰。昔李倫
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
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為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
池塘十字焉。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
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迴
至汾州眾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當時明公有裴

給士宅看牡丹。時時尋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垂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翥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館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為凌辱。韓知之。遂為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三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為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唯貴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浴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物。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

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歡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惡

人家種之一名無義草。合離根如羊魁。有游子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搖一名離母。言若士所食者合呼為赤箭。

臨川聶東軒為仁和縣教諭。能詩文。而澠翰深得李北海遺意。余偶購得二幅。其一皇明正朔承千載。天下車書共一家。玉杯行酒聽春雨。紅燭照人如晚霞。寶刀雷煥蒼精劍。天馬郭家獅子花。收拾全吳還聖主。將軍須用李輕車。筆法絕妙。但瞿宗吉歸田詩話中載是張光弼詩云。免胄日趨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杯行酒聽春雨。銀燭照天生晚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插御筵花。漢王未可輕韓信。尚要生擒李左車。張昱廬陵人。時在左丞楊完者幕下。至正間為浙省員外。張士誠專擅。棄位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居士。又號可閒老人。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所居在今花市。名曰宴居。其墓在西湖山中。此詩或大年所改定也。

年書

盧延遜苦吟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問。狂撻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夫之乎也矣兮哉。在古俱不為韻。如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俟我于著乎。而河水清且漣漪。何其處也。必有以也。顏之厚矣。出自口。

矣其實七分。迨其七分。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宜其然乎。今人往往用之。叶韻。劉琨詩。窮狗之談。其最得乎。

自古耽詩之人。未有不瘦者。崔浩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乃苦吟詩瘦耳。李太白嘲杜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子美嘲裴廸云。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王摩詰聞迪吟詩。亦戲贈云。猿吟一何苦。愁朝復悲夕。宋天聖中。王安簡神情冲澹。黃唐卿刻意篇什。謝陽夏李邯鄲戲之曰。王白閒如鶴。黃吟苦似猿。吳明仲常與余論。今作詩者。名曰長肉詩。言未嘗苦心。不至瘦損也。因成句曰。莫飲斷腸酒。須吟長肉詩。相對絕倒。長肉詩。

趙子昂詩。嘈噴琵琶媚遠天。陸機文賦。務嘈噴而妖冶。蓋浮艷聲也。又江淹度西塞山詩。潺湲夕澗急。嘈噴晨鷗鳴。嘈噴。

詩以申志。一字則言憂而不會。二字則祈父聲種之類。三字則綏萬邦屢豐年之類。李西涯云。羅仲明嘗謂三言亦可為體。且無論古人。只國初劉伯溫思美人一長篇。雨欲來。風蕭蕭。已極其妙矣。三言詩。

指雲思親。乃陸機事。士衡仕洛。親在華亭。故其思親賦有云。指南雲而寄欽。望歸風。

而效誠後梁公仕并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又江總詩心逐南雲去杜甫詩江東日暮雲又憶弟看雲白日眠是東雲南雲看雲亦可施之兄弟朋友也指雲思親

陶九成輟耕錄載水仙詩盤塘江上是奴家即若閒時來吃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乃揭曼碩所遇又丘大祐吳興絕唱亦紀此詩以為張天雨所作題云湖州竹枝詞臨湖門外是儂家即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門前一樹紫荊花未知孰是水仙詩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香風透管絃白樂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劉禹錫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當為謨謂之長安語音非也十當音句古人以日為旬故如此讀十音長孫左輔之寄衣曲盛唐之晚唐也馬戴之薊門懷古詩晚唐之盛唐也盛唐品

今人但知李太白鳳凰臺出于黃鶴樓而不知崔顥又出于龍池篇也若鸚鵡洲則又鳳凰臺之餘意耳沈佺期龍池篇云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洗天天不遠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即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鳬雁有光輝為報寰中百川水來

朝此地莫東歸。崔司勳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太白登金陵鳳凰臺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鸚鵡洲云。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烟開蘭葉香風起。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四篇機杼一軸天錦。繁然特拈出之。以表當場敵手。黃鶴龍池

梁簡文夜夜曲云。靄靄夜中霜。河開向曉光。枕啼常帶粉。身眠不着牀。蘭膏盡更益。薰爐滅復香。但問愁多少。便知夜短長。此篇曲體人意。且以夜之短長。繫于愁之多少。非親知其味者不能也。長夜詩

莫染亦莫鑷。任從伊滿頭。白雖無奈老。黑也不禁秋。靜枕聽蟬卧。閒垂看水流。浮生未達此。多為爾為愁。此篇可謂世人染鑷白髮之惑。余年未四十而頭早白。每有勸余染摘者。余即笑吟此句曰。白雖無奈老。黑也不禁秋。以自解云。近見杭婦朱桂英。嘗詠云。白髮新添數百莖。幾番拔盡白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得工夫與白爭。亦